

【姬屋藏郊】折花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21319)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121319>.

Rating:	Mature
Archive Warning:	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发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eries:	Part 16 of 姬屋藏郊
Collections:	Anonymous
Stats:	Published: 2023-09-16 Updated: 2023-10-29 Words: 24,297 Chapters: 7/?

【姬屋藏郊】折花

by Anonymous

Summary

代发，作者：鱼🐟

沿用平话里的设定，叔侄年龄差7岁，姬发养成殷郊的现代AU。
修改了设定，文中20岁成年，第一章时间线殷郊18岁姬发25岁，符合现实生活中成年标准。第四章开始殷郊20岁已经成年。
成年前只有蹭蹭摸摸，成年后才上全垒。剧情为辅肉为主，所以每章剧情都是跳着来的，但是保证每章都上肉。人设极度OOC，我先跟大家道歉。
想看什么play评论区说，能满足尽量满足。

Chapter 1

殷郊回到家的时候，佣人们已经摆好了晚饭。

荷叶蒸粉肉、香炸琵琶虾、干煸冬笋、外加一盅文思豆腐羹、一碟糖蒸酥酪。全身殷郊爱吃的。殷郊知道，这是他远在外地出差的叔叔姬发特意吩咐准备的。

八年前的除夕，被霓虹灯渲染的天空上炸着各色千奇百怪的烟花，殷郊父母的车也炸成了一地狼藉的碎片。

彼时的殷郊才八岁，爷爷年纪大了早已不问世事。殷家的产业不干净，手底下还有东南西北四个堂口各怀鬼胎，偌大的家业成了虎狼环伺的盘中餐。

葬礼庄严肃穆，草地上堆满了白玫瑰。云集的宾客面上虽悲怆，暗地里却各怀鬼胎。殷郊折了一朵白玫瑰，重瓣的花瓣簇积着淡黄的花蕊，殷郊一片片扯下来，所有的花瓣都纯白无暇，在阳光下透着晶莹的脉络。

人群中传来一阵吵闹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望向拿着浅碧花杆的殷郊。他是殷寿独子，所有人都知道，控制了殷郊，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殷氏集团。

爷爷的拐杖拄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拍板让西堂主的次子姬发成了殷郊的监护人。帝乙的妹妹嫁给了西堂主姬昌，后来姬昌和长子伯邑考都为了保护家主身亡。按辈分，殷郊应该叫姬发一声“叔叔”。

手机的震动声打断了殷郊的回忆，他在床上翻个身把手机解锁，叔叔的微信在通知栏上格外醒目。

“把牛奶喝了。”

殷郊刚抬头，佣人就端着温热的牛奶来敲门。还在长身体的殷郊每天都被叔叔勒令喝完牛奶才能睡觉。殷郊乖顺地喝完牛奶，立马回了一句“喝完了。”

“今天都去哪了？”

殷郊都能想象姬发打这些字的表情，古井无波的脸上自是云淡风轻，但如果殷郊敢撒谎，那后果自然让他不敢想象。殷郊立刻回复了行程，在学校上完课后立马就回家了？

“哦，是吗？那有没有被野男人碰过你的批？”

殷郊立马回了个“没有”的表情包，下意识交叠双腿摩挲着。殷郊有一个秘密，除了父母和爷爷就只有叔叔知道——他长了一个女人才有的花穴。

殷郊把这汪花穴藏得很好，叔叔每天都要检查，确保这里没有被其他臭男人碰到，就连叔叔在外工作也不例外。哪怕被野男人看一下殷郊都觉得脏死了，只能给叔叔一个人看。

“把视频打开，让我看看你的批。”

殷郊呼吸一滞，紧闭的花穴吐露一小股蜜液。他强忍着羞耻，拨通了叔叔的视频通话。

视频接通后，映入眼帘的是一双纤细修长的手，指节分明，中指上的素圈戒指在黯淡的光线下映着浅淡的光泽。

“叔叔！”殷郊连忙打招呼。这几天姬发不在，他其实蛮想念的，晚上也偷偷抱着叔叔的衣服睡。

“殷郊，别让我说第二遍。”姬发的声音低沉而轻越，此刻却压抑着沙哑。镜头上移，姬发倚在床头上，睡衣松松垮垮，刚洗完澡的头发淌着水珠，顺着坚毅的下颌线滚落半裸的宽厚胸膛。

殷郊咽咽口水，那些水珠仿佛滚到他身上一股让他喉咙干涩。虽然每天都要被叔叔脱下裤子检查小穴，但是隔着手机屏幕还是第一次。他低着头，耳朵上飞上一层浅红？

“嗯？”手机那头传来一声上扬的尾音，殷郊知道，再不听话肯定要惹叔叔生气。

于是殷郊强忍着羞耻，把手机固定在床头，对着手机屏幕撅起屁股，一只手脱下了早已被蜜水打湿的内裤。内裤上印着三只小熊头，这是叔叔亲自为他挑的。

“好……好了吗，叔叔？”跪趴着的殷郊看不到手机屏幕，他把头埋在床单上，饱满的臀肉微微颤抖。

“把花唇分开，不分开叔叔怎么知道那里有没有被野男人碰过？”手机那头传来姬发冰冷的声音。殷郊唔嗯一声，向后探出手指，剥开了两片粉嫩肥美的阴唇。

似乎感受到了屏幕那侧炙热强悍的视线，娇嫩的穴口瑟缩一下，吐出一股清澈的蜜液，打湿了殷郊的手指。

“在想哪个野男人，想到小批自己都吐水了？”姬发沉声说着，压抑着喘息。然而殷郊沉浸在叔叔视奸花穴的羞耻中，没有感受到。

“唔……没想别人，在想叔叔，只想叔叔……”殷郊咬着下唇语带哭腔，两根手指掰着花唇的手指轻轻抖动，摩挲着一股邪火从小腹处升腾而起。

“呜呜呜叔叔，好难受——郊儿好难受……”殷郊两根手指不得章法地蠕动着，反而蹭的自己腰膝酸麻，腿一软在床上跪不住。

姬发喉结滚动，狭窄的手机屏幕里，娇嫩的穴眼占据大半个屏幕，殷郊喷出来的淫水溅到屏幕上。姬发咬着牙额头暴起青筋，这么敏感的身体，揉几下小批都能喷水。要不是他严防死守了八年，恐怕他早就不知道被谁哄去，躺在床上张着双腿被人操成鸡巴套子。

光想想这个场景姬发就嫉妒的想杀人。八年前殷寿葬礼上，人群中姬发一眼就看到了低头摘花瓣的殷郊，白皙的脖子低垂着，身影寥落孑立。只那一眼，姬发就发誓这辈子都要守着他护着他。

手机那边传来一声高昂的呻吟，殷郊趴在床上，沉浸在余韵中无助颤抖。“好了吗叔叔？”殷郊的声音带着细喘，姬发点点头，嘱托他马上睡觉便结束了视频通话。

高层酒店的窗外是寥阔的星光，姬发点燃一根香烟，不去管下身支起的帐篷。纤长的手指磕落烟灰，姬发倚在床头吐出缭绕的烟雾，一双眼睛深邃而黑沉。

还不到时候啊，花还未完全绽放。

难得周末，一群年纪相仿的富二代相约在郊区庄园。支起的雕花白桌上摆满了果盘红酒，姜文焕搂着鄂顺在平板上追剧，崇应彪看着搂搂抱抱的二人满脸嫌弃。

“走啊殷郊，敢不敢跟我比赛打靶子？输了的人就喝酒！”崇应彪拍拍殷郊的肩膀。远处青翠的草坪上立着几个枪靶，有零星几个人在那举枪射击。

“我说崇应彪你小子别乱搞，谁不知道姬发看殷郊看得死死的，你竟然敢让他喝酒？”姜文焕抬头连忙阻止崇应彪。崇应彪嗤笑一声，朝着殷郊竖起了小拇指。

殷郊也被激起了火气，当即撸起袖子就要跟崇应彪比赛。然而平时被姬发勒令连玩具枪都没碰过的殷郊，哪里是崇应彪的对手。等到大半瓶红酒都被殷郊喝下去后，就连鄂顺都拦着殷郊别喝了，崇应彪这才撇着嘴同意。

一群人疯玩到将近凌晨才回家。临分别时姜文焕颇为担忧的望着殷郊：“殷郊，姬发让你十点前必须回家，你又喝了酒，真的没事吗？”

殷郊眉心一跳，但是转念一想姬发应该不会这么快就回来，强装镇定的拍拍姜文焕的肩膀让他安心。但是往回走的踉跄脚步还是出卖了他的心虚。

庄园里亮着两排路灯，主宅里灯火通明。殷郊轻轻打开门，玄关处整齐摆着一双皮鞋。殷郊被酒精熏的晕乎乎的脑袋立马清明，他心如擂鼓，低着头蹭着墙想挪回房间。

“几点了？”冰冷的男声响起，似乎蕴含着蓄势待发的风暴。

殷郊缓缓抬头，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表情。“叔叔，你……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姬发身材高挑，宽肩窄腰，面容冷俊。此时他穿着裁剪合身的定制西装站在楼梯上，居高临下得注视着缩着脖子的殷郊。

“你还喝酒了？”姬发声音一沉，眉宇间净是寒霜。殷郊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他扶着墙，内心里把崇应彪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到书房来！”姬发微眯眼，转身去了二楼书房。

书房装潢简约冷灰，只有一张沙发一个书桌和满墙的落地书柜。姬发坐在书桌后，面色不虞地盯着殷郊。

“叔叔，我错了！”殷郊立马伏在姬发大腿上服软。姬发手臂拄在书桌上，交叠托着下巴，偏头望向垂着脑袋的殷郊，不怒自威。

“错哪了？”姬发的下颌线凌厉流畅，月光透过落地玻璃倾洒而入，殷郊觉得姬发的声音都带上了一股寒气。

“我不该过了十点才回家，更不应该喝酒。叔叔你就原谅我这次吧，你不知道我这几天多想你，我们去休息好不好？”

殷郊乖巧的话语让姬发面色稍霁，他朝旁边的沙发扬扬头：“既然错了就要挨罚，去那趴好。”殷郊抬头想撒娇讨饶，碰上姬发冷峻的眼神立马低下头，磨磨蹭蹭趴在了木质沙发的扶手上。

殷郊体型瘦颀，像一截破土而出的修竹。淡蓝的牛仔裤包裹着他丰满的臀肉，刚好被沙发扶手的起伏卡住腰腹，突出圆润的臀肉。

姬发俊毅的脸上不带任何表情，他取下墙壁上挂着的戒尺，在手心里轻轻拍了拍。清脆的声音让殷郊忍不住瑟缩一下，上衣被卷起，露出一节白软的腰肢。

“啪——”戒尺带着破空声而来，打在殷郊翘起的臀肉上。落下时姬发特意收了力，所以即便声音听起来骇人，打在殷郊身上倒也不算疼。

只是殷郊从小被姬发娇养长大，只被打了一下，他就扭着腰哼哼唧唧：“呜呜……好疼啊”

听着殷郊小猫一样的呜咽，姬发神色晦暗，抬手又是一下。

殷郊双手抠着沙发上的雕花，明亮的小鹿眼里蓄满了泪水。“好疼好疼，叔叔别打了……”

姬发舔舔嘴唇，漆黑的瞳孔暗沉几分，毫不犹豫又是“啪啪”几下。

虽说姬发收了力，但这连续几下也打得殷郊痛呼不止，泪眼朦胧。殷郊张着嘴，因痛苦而呵着热气，双眼迷茫，泪水顺着莹白的腮边滑落，看起来好不可怜。

“叔叔，求你……别打了……呜呜呜，郊儿再也不敢了……”殷郊的求饶声破碎不堪扭头红着眼眶哀求着望向姬发。姬发眉心一跳，扔了戒尺将殷郊打横抱起。

“叔叔，别生气了好不好。”殷郊靠在姬发怀里，毛绒绒的脑袋在姬发怀里蹭了蹭。姬发哑着嗓子呵斥一声：“别乱动！”

回到卧室，姬发让殷郊趴在床上，脱下了殷郊的裤子。原本白皙软嫩的臀肉红肿不堪，满是交叠的红痕，色情又淫乱。

姬发面色平静拿了一罐药膏，轻轻涂抹在殷郊伤痕累累的屁股上。娇气万分的殷郊哼哼唧唧扭着腰躲，紧闭的花穴也因为刚才的惩罚渗出了淫液。

“老实点！”姬发声音喑哑，夹杂一丝难耐的情欲。殷郊偏偏头，再也不敢挪动半分。

温热宽大的掌心抹匀药膏，缓缓摩挲着臀肉，等上完药，姬发额角都渗出了一滴汗珠。

抹完药的殷郊嘟着嘴睡着了，皎洁的月光倾洒在他恬静的睡颜上。姬发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电子日历，过了凌晨十二点，日历又跳了一页。

离姬发这朵娇养多年的花朵成熟的日子，又近了一天。

Chapter 2

(一)

当夏蝉在梧桐树上抱怨夏天的炎热时，殷郊的学校组织了一场篮球比赛。

操场上呐喊声碰撞声随热浪一层层向外荡开。殷郊是控场后卫，他的队友彭祖寿体格高大自然担任了中锋，却经常冲到殷郊面前替他撞开拦路想抢篮板的人，为此还被裁判吹了好几次犯规。

太阳投下灼热的光圈，最终赢得比赛的殷郊被彭祖寿拦腰抱起，在一众女生的欢呼声中转了好几个圈。

汗水湿透衣服紧贴在身上难受，殷郊想赶紧回更衣室冲个澡，路上却被彭祖寿拦了下来。他递给殷郊一瓶贴有粉色便签纸的水，殷郊笑道你小子咋还用上粉色了。彭祖寿挠挠头讷讷的说是啦啦队的同学送的。殷郊收下水朝彭祖寿挥手致谢，没等彭祖寿说完话就跑开了。

体育馆里中央空调呜呜的吹着，殷郊吹着口哨朝更衣室走起，推开门却看见裁剪合体的手工高定西装裤包裹的一双修长结实的大腿。殷郊像一条支棱起耳朵的小狗，欣喜说道：“叔叔，你怎么在这？”

姬发转身，目光似乎在殷郊手里的水停留一瞬，不疾不徐地问道：“怎么，我不能来？”

“哎呀不是，我以为这个时间你在公司忙呢。”贵族学校更衣室桌椅淋浴一应俱全，但殷郊跟成年的姬发两个人呆在里面还是有点挤。殷郊也不避讳，抬手脱掉上衣，露出纤白匀停的上半身。

“你平时在学校也是这样随意脱衣服？”姬发干燥温热的手抚摸上殷郊打球时被撞得发红的部位。殷郊肌肤很嫩，稍微碰一下就会留下经久难消的印记，活像宣纸上盖得朱泥红印。

姬发沉稳成熟，喜怒不形于色，但殷郊知道他是生气了，估计刚才打球发生的一切都被叔叔尽收眼底。殷郊握住姬发的手，小猫似的撒娇：“叔叔别生气啦好不好？”

姬发看着眼前像小猫露出肚皮般的殷郊问道：“身上被野男人碰的青一块红一块，小批也被碰过了？”殷郊连忙摇头否认。姬发将殷郊抱在桌子上，示意殷郊证明给他看。

殷郊难为情的偏过头，咬唇说道：“回家再给叔叔看好不好，这是在外面。”姬发坐在椅子上，不动声色地望向殷郊。

更衣室里只有殷郊略显急促的呼吸声，良久殷郊才脱掉裤子，四角内裤包裹殷郊饱满的臀肉，膝盖粉粉的，像初春新生的樱花。

姬发眉峰一挑，殷郊又把内裤脱了下来，浑身上下就剩一双白袜子，这反而比全身赤裸更让殷郊羞赧。

姬发解下贵价的限量手表，骨节修长的手指顺着殷郊纤细的脚腕向上游走，如剥荔枝般勃开了殷郊娇嫩的腿心。

殷郊腿心因打球出了一层薄汗，沁得殷郊大腿白馥的软肉如雨后春山。那朵娇羞的花蕊沐浴春霖，在姬发灼热的视线下游巍巍的吐出一口蜜露。姬发只觉得喉咙发涩，他猛然低头吻住了花穴。

“不——叔叔，别舔……呜呜呜好脏……”殷郊诧异地瞪大眼睛，但又怕会有人回更衣室，

只能捂着嘴呜呜咽咽的哀求姬发。

姬发含住殷郊两片鲜嫩的花唇细细咂摸着，这里带点汗湿的咸腥味，但不冲，反而像幽兰般丝丝绕绕勾的他心头发痒。姬发的舌头从上而下舔弄着殷郊嫣红的花穴，将娇嫩的穴口渡上一层润亮的水光。

在更衣室里让殷郊格外羞耻，两团雪白滑腻的臀肉轻轻颤抖，酥麻感让他忍不住抬高腰，反而像主动把花穴送到姬发口中。

姬发的舌头时而横扫过娇嫩花唇，时而破开穴口舔弄内里软红紧实的花肉，在经过上方蒂珠时加重力道，未几阴蒂就如同樱果般含羞带怯的冒出头来。

殷郊整个花阜被姬发舔得亮晶晶的，外突的阴蒂渴望爱抚，兀自瑟缩着。透明清亮的蜜液沿着娇艳待绽的湿软肉穴渗出，在桌子上洇湿一片。姬发抬起头，勾唇舔走嘴巴殷郊甜丝丝的淫水。他拿起彭祖寿送给殷郊那瓶水说道：“骚水都把桌子弄脏了，叔叔帮你洗一洗好不好？”

殷郊茫然抬头，只见姬发慢条斯理的拧开瓶盖，缓缓将水倒在了殷郊腿心。微凉的水流让殷郊忍不住瑟缩着，皙白的肌肤泛起一层媚人晕红。

姬发温热的指腹按住嫩红的阴蒂，转圈揉搓几下。殷郊忍不住扭动纤细的腰肢，想躲避这磨人又爽利的快感。

“唔……好麻……叔叔，别按了呜呜呜……”殷郊小猫般的呻吟让姬发心火更旺，他伸出两根手指夹住殷郊的花蒂，上下搓弄着，力道越来越大。堆砌的快感让殷郊抖得越来越厉害，眼角都渗出几滴清泪。

就在灭顶的高潮即将覆灭殷郊时，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殷郊，你在里面吗？”是彭祖寿。

殷郊颤抖得想起身穿衣服，忽略了姬发沉如幽潭的双眸。姬发牢牢箍住殷郊细滑嫩白的腰窝，手指往下一沉，陷入了殷郊紧窒娇软的处子穴中。

殷郊瞳孔一瞬间放大，他死命捂住自己的嘴防止尖叫泄露。窸窣的声音惊到门外的彭祖寿，他拼命下按锁住的门把手，颇为担忧的问：“殷郊，你在里面吗？”

姬发的手指灵巧活泛，长年握枪磨出一层薄茧。细长的手指在殷郊紧热滑腻的花穴中不断贯进抽出，碾平每一寸红肉。

“我……我没事……”殷郊努力平复呼吸，试图用正常的语气回复彭祖寿。殊不知此刻他眼角绯红胸膛起伏的样子，落在姬发眼里是多么的鲜嫩可口。

姬发朝殷郊痉挛不止的花穴内又增加了一根手指，抠挖着内里湿热的软肉。曲起一根指节磋磨着花腔的滑腻褶皱，捣出淋漓的汁水。姬发的大拇指抵在凸起的阴蒂上，随着手指抽插的频率拧按着蒂珠。

殷郊好看的双眼水雾朦胧，这感觉比他自己抚摸花穴更强烈震撼。门外彭祖寿来回踱步的声音在黏腻的水声中变得模糊，在殷郊将水润嫣红的花瓣唇咬的发白时，彭祖寿长吸一口气，朗声说道：

“殷郊，其实我喜欢你！”

空气中是诡异的安静，殷郊浓密的睫毛飞速抖动，宛若振翅的蝴蝶。姬发一言未发，抽出被殷郊蜜水泡的莹亮的手指，坐在椅子上，将殷郊分开腿面对面架在自己身上。

姬发宽大的手掌掰开殷郊两团雪糯的臀肉，炙热饱胀的阳物虽被勒在裤子里，但也雄伟可观。姬发将殷郊水淋淋的花穴对准自己勃起的阴茎，隔着裤子挺腰剧烈操弄着。

纤嫩的腿弯被卡在姬发肌肉贲突的手腕上，娇红穴口被昂贵舒适的面料厮磨的瘙痒难耐。殷郊的头贴着姬发宽厚的胸膛，听着姬发近在咫尺的粗重喘息，空虚蠕动的穴肉吐露一股湿滑淫液，黏糊糊地打湿了姬发的西装裤。

翕张瑟缩的穴口好几次都将湿润的面料吞进少许。殷郊勃起的青白玉茎贴在姬发光滑的衬衫上，被磨的娇涩无比。姬发激烈的抽动让椅子都发出尖锐的摩擦声，良久没得到回应的彭祖寿试探性问了一句：“什么声音？殷郊你在里面做什么？”

殷郊的白袜子随着脚趾蜷缩着，腰一软玉茎射出一股稀薄的精液。花穴也抽搐着潮喷大量淫液，浇在姬发裤子上。姬发细细啄吻因高潮而剧烈颤抖的殷郊，雄狮般盯着更衣室门口，挤出一个“滚”字。

彭祖寿离开后羞耻万分的殷郊像个鸵鸟一般缩在姬发怀里。姬发拧开淋浴给殷郊仔细清洗一番，用西装裹住殷郊就往外走。临出门前，做工精良的皮鞋狠狠将被丢在地上的粉色便签纸碾碎。

(二)

自从上次崇应彪害殷郊被姬发打屁股后，殷郊现在看见崇应彪就想上去掐他。崇应彪耸耸肩说：“害，多大点事。我让我爹从国外买了一匹马，良种纯血的汗血宝马。都是他们国家总统送的国礼水平，一般人想买都买不到。送你就算赔礼道歉了哈。”

殷郊嗜马成痴，一听说是汗血宝马眼睛都亮了。崇应彪眼咕噜一转又补了一句：“但我有个条件，下周鄂顺直播间粉丝百万福利，你去女装直播捧捧场呗？”

话还没说完殷郊攥紧小拳头就要揍崇应彪。殷郊的发小鄂顺幼时遭仇家报复受了惊吓，说起话来不利索。他的父母为了鼓励他多跟人交流，就由他直播打游戏。鄂顺脾气好技术强，在直播间收获一众粉丝，鄂顺也非常喜欢跟粉丝直播互动。

其实殷郊知道，当初那群人是要绑他的，阴差阳错绑了鄂顺。这么多年殷郊一直很愧疚。再加上汗血宝马的诱惑实在太太，殷郊只能咬牙答应。

“崇应彪，你要死啊你！”直播当天，殷郊捧着姐己“女仆咖啡”抹茶星元的cos服，仰头又把崇应彪祖宗十八代骂了个遍。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穿。女仆装用料精细，繁复的百褶裙堪堪遮住大腿，后背是镂空设计，只能用两条丝带系在脖子上支撑。抹茶绿愈发衬得殷郊肤白唇朱，明艳动人。

殷郊戴好女仆帽，打开补光灯刚要开播，门就被推开了。姬发倚在门口，似笑非笑的盯着殷郊。

殷郊咽咽口水，原以为姬发会发火，没想到姬发反而帮他把丝带在脖子上系了个蝴蝶结。大手伸进裙底，掀开内裤一角撑开臀肉，将一个浑圆的粉色跳蛋塞进了殷郊肠穴内。

跳蛋提前抹了润滑液，滑滑凉凉的，撑得肠肉酸胀无比。

姬发贴心地为殷郊调试直播设备，还开了美颜摄像头。一切准备就绪后，姬发移动鼠标按下了开播键。

鄂顺直播间的粉丝听说有人女装，早就挤满了人。黑色画面一闪，一双亮如星钻的大眼睛就出现在直播画面中。

殷郊对准屏幕往后挪挪位置，带着肠肉里的跳蛋也滚动几分。殷郊没忍住，发出一声难耐的闷哼。直播间里面飘了满屏“？”。

【我去，刚刚是什么声音？】

【啊啊啊我的新老婆！！！】

【老婆好美，让我嘴一个！】

【这衣服太辣了，我好像看见老婆的奶子了！】

这条女仆装前面兜布的地方被裁去了，胸口变成了V领。褶边布料只能挡住肩膀，圆润的肩头和精致锁骨以及胸口皙白的肌肤都赫然在目。腰腹处仍然是原有的爱心设计，但材料变成了蕾丝，若隐若现露出的腰肢软肉反而更勾人。

殷郊抿抿唇没说话，打开手机开了一局王者，还特别应景的选了妲己。

冰凉的跳蛋已经被焐热，殷郊也慢慢适应了肠肉里的异物，甚至都能抽空回应几句比较正常的弹幕。

突然，肠穴里的跳蛋抖动一下。挺直腰背，难以置信地扭头看向姬发。姬发坐在阴影里，轻轻摇晃手里的遥控器。

殷郊稍微抬臀，想将体内作乱的跳蛋排出去。这样以来反而使得身体前倾离屏幕更进一步。光滑娇嫩的皮肤鲜红的血管在高清摄像头下清晰可见，甚至胸前凸起的两点都暴露无遗。

【啊啊啊老婆你在干什么？】

【看到老婆奶子了，好粉好嫩！】

【好想吸，想射在老婆奶子上！】

【兄弟们告辞，我先去冲一发！】

弹幕更加秽乱不堪，殷郊已无力理会。穴肉内跳蛋震动的频率越来越快，他甚至都能听见“嗡嗡”的声音。为了防止声音泄露，殷郊只能抖着手关掉了麦克风。

饱满的臀肉被跳蛋带的一抖一抖的，殷郊瓷白的两腮染上绯红。情潮缭绕，熏得他的眼尾都泛着红晕。

“唔……叔叔，不——停下！”殷郊腰肢难耐扭动。穴腔的跳蛋时而撞击肠壁的骚点，时而嘬住肉褶震动。殷郊的小玉茎都直直挺立起来。

双手无力支撑手机，“啪”的一声掉在桌子上。浅浅系住的丝带从汗涔涔的脖颈上散开，半边衣裙滑落，露出半遮半掩的皙白乳肉。

公屏里弹幕更是爆炸，殷郊努力捂住滑落的衣裙，咬牙抬高屁股，全靠双腿发力稳住身形。

姬发再次按下遥控器，这次跳蛋不再横冲直撞，只停在前列腺上嗡嗡震动。跳蛋上有个小拇指甲大小的缺口，刚好能卡住凸起的前列腺，又吸又嘬，直逼得殷郊眼泪汪汪，大量淫水从穴口喷出。

前段玉茎抖动，未经抚慰的花穴空虚无比，花唇翕张，内里软肉蠕动着。极度的空虚与极度的快感如冰火两重天折磨着殷郊，汗水打湿他的鬓发，双腿忍不住夹紧，身体剧烈抖动着。

姬发按下最后一个按钮，跳蛋竟然发出微弱的电流。电击让殷郊大脑一片空白，高潮如海水侵蚀他的全身。手机里游戏传来“defeat”的声音，水晶爆炸，殷郊也抖着腰射了出来。

浓白的精液濡湿了裙摆，骚液混杂精水从电竞椅上滑落。殷郊面色潮红，摊在椅子上在几十万的直播间粉丝面前达到了高潮，羞耻的眼泪不争气的流了下来。

姬发走过来关掉直播，拦腰抱起殷郊，沾满淫水的跳蛋“啪”的一声掉在地上。姬发亲亲殷郊眼角的泪，柔声说道：“别怕，直播间都假的，没人看见，都是叔叔吓你的。”

殷郊这才回神，攥住拳头捶了一下姬发的肩膀。

姬发拉住殷郊的手腕十指交扣，挑眉说道：“以后想要什么东西就只跟叔叔说，听到没？”

殷郊埋进姬发怀里闷声闷气回答：“知道了叔叔，下次再也不敢了！”

（作者有屁放：直播间确实是假的，武王哥怎么舍得自己的宝贝在那么多人面前女装直播呢！）

Chapter 3

高考结束后姬发问殷郊想报哪所大学，殷郊躺在姬发怀里，试探性的问道：“叔叔我可以去Y大吗？”姬发摩挲着殷郊腰肢白皙的软肉，问他为什么不留在本地A大。

殷郊本就不耐痒，他扭扭腰，毛绒绒的脑袋在姬发胸膛上蹭了蹭答道：“Y大在海边，我可喜欢海了！”

姬发低头亲亲殷郊的发旋，答应了殷郊的请求。殷郊没想到叔叔会如此爽快，含住姬发的手指亲了亲。姬发转着圈抚摸殷郊的腰窝，笑意不达眼底。

放榜那天殷郊看着手中A大的录取通知书彻底懵了，他怒气冲冲直奔姬发办公室质问究竟是怎么回事。姬发挂掉电话拍拍殷郊的头，笑吟吟地承认是他改了殷郊的志愿。“留在叔叔身边不好吗？去那么远的地方叔叔会担心你的。”

殷郊把姬发办公室的文件摆件全挥在地上，像只气鼓的河豚般。“我不要你管我！我马上成年了再也不用听你的话了！”

姬发不说话只看着殷郊，手指敲打办公桌面，发出沉闷的声响。殷郊有点心虚，强行壮胆把地上的文件用脚狠狠碾了碾。“不听你的，就不听你的！”

“乖，别闹。”姬发依旧柔声哄着殷郊。殷郊冷哼一声，头也不回地走了。

“看来郊少爷这次真的是生气了。”黄飞虎从书柜后的暗室走出来说道。姬发捏捏眉心：“找到袁福通了？”黄飞虎点点头，“我们会尽可能的留活口。”

回到家的殷郊越想越气，立马买了一张去Y市的机票。飞机越飞越高，他想拉黑姬发的微信，点了几次都没下得去手，只得咬牙切齿地关了机。

Y市风景优美，连空气都是清爽海风的味道。殷郊买了包薯条在码头喂海鸥，橙黄的暖阳如同坠落海中，海水翻涌晶碧的浪花，在细软的沙滩拍打成浅白的泡沫。

殷郊沿着海岸线赤足信步走着，潮湿的沙子钻进殷郊趾缝，旋即又被微凉的海水冲走。越往远处人迹越稀少，殷郊低头看到身后突然出现两个高壮的身影，还未转身就被套进了麻袋。

我的半包薯条……在殷郊的视线彻底黑下去前，他还在可惜没被海鸥吃完的薯条。

姬发站在废弃的军工厂门口，大叶排气扇在阴暗的地面投下翻飞着尘埃的微薄阳光。黑色风衣敞开，被冷风卷起衣角。袁福通已是强弩之末，躲在二楼负隅顽抗。子弹打在钢管上的声音在空旷的工厂中格外尖锐刺耳。

姬发给殷郊发了好几条消息都没回，连带着他对袁福通的耐心也削减几分。姬发掏出手机发了条消息，仰头望向二楼。血河漫流，从高处坠落成连绵不绝的血丝。姬发戴着皮质手套的手轻轻抵住鼻腔。这么多年了他还是不喜欢血腥味。

手机震动一下，姬发的眉峰微不可查地皱了起来。“查到郊少爷上午坐飞机去了Y市，需要定位郊少爷的手机吗？”姬发回了个“嗯”，抬手示意不留活口速战速决。现在他有更重要得到事情要做——把迷路的小猫咪抓回家。

几具尸体被从二楼上扔下来，姬发的手机再次震动起来。这次传来的消息让姬发身形不稳，一个袁福通的心腹强撑最后一口气趁机给了姬发一枪。姬发捂住流血不止的腹部，身体上的痛远远比不上内心的冲击。

沾满血的手套在手机屏幕上滑出一层淡绯的血痕——“定位到郊少爷的手机了，在海底。”

直升飞机的螺旋桨打破夜的静谧，炫目的霓虹灯被甩撑模糊的光点。随行医生满脸担忧地问：“就算不去医院，麻药也不打吗？”姬发点头，咬住毛巾示意医生尽快取出弹头。打完麻药至少要休息几小时才能褪麻，但姬发知道，殷郊等不得。

锋利的手术刀没入皮肉的声音被掩盖在引擎的轰鸣声中，姬发紧握的拳头暴起青筋，额角渗出大量冷汗。光滑的玻璃倒映着夜色，模糊中姬发看到殷郊浑身湿漉漉的站在他面前，双臂环抱瑟瑟发抖。“叔叔，海里好冷啊……”

姬发胸膛血气翻涌，竟生生呕出一口血来，染红口中洁白的毛巾。

海边的夜格外湿冷，深邃的海水黢黑似墨，咆哮着冲刷礁石。黄飞虎拿着平板匆匆跑到姬发身边，视频中殷郊被蒙眼绑在椅子上，一双赤足小脚被冻得发白。

姬发的手机适时响起，对面传来的声音是处理过的冰冷机械音。“看来姬总是看到我送您的大礼了，要不是最近手头紧，兄弟们也不至于出此下策。五千万，今晚三点前您亲自送到东港码头，我保证您的心头肉毫发无损。如果您敢使诈，小少爷这细皮嫩肉的，要是划上一刀，别说您心疼，哥几个也不忍心啊。”

姬发捂住腹部渗血的绷带，沉声说道：“开视频，我要亲自确认殷郊的安全。”对面沉默一会，少顷视频通话就打了过来。接通后画面有些颤抖，摘下眼罩的殷郊不适应光线，良久才眨巴着眼睛看清屏幕对面的姬发。

“叔叔……”清越的嗓音带有一丝颤抖，姬发呼吸骤然急促起来，他攥紧拳头平复呼吸，柔声安抚道：“郊儿，别怕！叔叔马上就來救你。”

殷郊还想说什么却被粗暴地塞住嘴，姬发黑沉的眼眸闪过一丝阴鸷。黄飞虎朝姬发比了个“OK”的手势，刚才的语音通话足以让他们定位绑匪的位置。

幽蓝海水荡漾粼粼月光，破败的货轮在夜风中随海浪摇摆。姬发拖着行李箱缓缓步上货轮，皮鞋踩在锈迹斑斑的甲板上发出令人牙酸的摩擦声，一席黑色风衣宛如夜色深处脱落的浓墨。

绑匪扣住殷郊的手腕强行将其带到甲板处，一把黑洞洞的手枪抵在殷郊太阳穴处。姬发敛眉，漆黑的双眸死死盯着脏乱的赤足。他面无表情地打开行李箱，露出里面被风吹得作响的大红钞票。

被松开的殷郊大脑一片空白，他用尽全力奔向姬发，直到再次落入熟悉温暖的怀抱，他才感觉像是真正活着一般。

“郊儿乖，捂住耳朵。”姬发轻声说道。殷郊虽不解但仍然听话的双手捂耳。姬发一手遮住殷郊的眼睛，一手掏出枪“砰砰”两声送走了两位正在数钱的劫匪。那边黄飞虎也处理完残局，姬发脱掉风衣把殷郊包住，连带一双小脚都被包的严严实实，打横将殷郊抱下船。

殷郊轻轻抚摸风衣，是湿的，手上还沾染了一丝腥甜。他微微一愣，借着皎洁的月光，终于看清姬发苍白的脸和正汨汨渗血的腹部。

“叔叔，你受伤了！”殷郊眼泪不争气地流了出来，姬发强撑着吻住殷郊的眼睛，声音温柔无比：“没事郊儿，叔叔带你回家。”

姬发再次醒来是在医院，左手挂着输液瓶，右手上是一颗毛绒绒的脑袋，压得他手臂发麻。感觉到压着的手臂动了，殷郊睁开朦胧的睡眼，看到姬发醒来后，姣好明亮的眼中溢出内疚狂喜与心疼。

“呜呜呜叔叔我以后再也不乱跑了。伤口还疼不疼啊？”姬发单手捧起殷郊的脸擦掉他的眼泪，哄着他说：“你帮叔叔吹吹就不疼了。”

殷郊掀开被子跳上病床，私人VIP病房的床很大，躺两个人也绰绰有余。殷郊嘟起嘴轻轻朝姬发的伤口吹气，他的鼻尖红红的，眼角缀着盈盈的泪珠。“叔叔，还有哪里不舒服？”

姬发指了指隆起的下身，哑声说道：“还有这里。”

殷郊偏偏头朝姬发狡黠一笑，温软的小手隔着布料抚摸着姬发勃起的阴茎。

姬发喉结滚动，隔靴搔痒的感觉让他整个下腹都泛起麻意。偏偏殷郊那双柔嫩的小手还毫无章法的动着，摸到哪就在哪燃起一捧火。

姬发忍不住挺腰，却被殷郊皱眉按住。“这位病人请你不要乱动！”姬发眼睛染上红血丝，他声音干涩道：“好的医生，麻烦医生替我看看病。”

宽大的病服轻轻松就被殷郊脱下，狰狞勃发的“啪”的一声弹到殷郊白嫩的脸上，留下一道淫靡的红痕。殷郊把脸贴在姬发青筋盘虬的阳具上蹭了蹭，活像一只餍足的小猫。如此香艳的画面冲击着姬发的视觉，他呼吸一滞，饱胀的龟头渗出点点腺液。

“病人的伤口怎么流水了？让医生给你好好看看。”殷郊嘴角弯弯漾起一个好看的笑容，他双手握住姬发微微跳动的柱身，伸出嫩红的舌尖小心翼翼地舔去马眼的清液。

“啊——”姬发将手插进殷郊微卷的头发内，发出满足的喟叹。这一声似乎鼓励了殷郊，他眉眼含笑，张嘴含住了紫胀的龟头。

温热的口腔紧紧包裹茎身，露在外面的大半被殷郊娇软的小手握住，顺着舌头吮吸的频率撻动着。姬发长吸一口气，强忍着想抬腰抽送的冲动。

殷郊愈发卖力啜吸龟头，湿滑的舌头沿着青紫的脉络上下舔舐，把姬发整个柱身舔的亮晶晶的。娇嫩的喉咙严丝合缝卡主翕张的马眼，滢粉的双腮用力一吸，修长的手指转圈抚慰饱胀的囊袋。姬发只觉得魂都要被殷郊吸走了，他太阳穴暴起青筋，满目柔情地抚摸殷郊卷曲的头发。

吞咽吮吸声在空旷的病房格外响亮，殷郊好看的唇角流出些许透明的涎水，冰凉的口水旋即被滚烫的柱身焐热。娇软舌尖从冠状沟舔到马眼，将溢出的情液卷进喉咙吞吃入腹。

腿心娇嫩的花穴微微发痒，不受抑制的渗出甜腻湿滑的蜜液。殷郊夹起腿，一边卖力舔舐一边轻轻摩擦来缓解瘙痒。

恰逢此时敲门声想起，护士要进来换输液瓶。姬发拍拍殷郊被粗硕阴茎撑的鼓鼓的雪腮示意他起身，但殷郊像个好不容易吃到心爱棒棒糖的孩童，颇为怨念地瞪了姬发一眼，然后掀起被子盖住自己和姬发的下半身。

除了微微鼓起，打眼一看也没什么异常。姬发靠在床边，摇头宠溺一笑。小护士十分活泼健谈，换完输液瓶还喋喋不休跟姬发聊着。

黑暗的环境扩大了殷郊的感官，姬发肉柱冒起的热气熏得他晕乎乎的，姬发跟小护士聊天的声音格外刺耳，他皱着好看的眉峰张大嘴巴，将姬发粗硕无比的肉柱整个吞吃入喉。

姬发闷哼一声，大掌死死扣住床边才勉强维持神色不变。“怎么了姬先生，身体不舒服吗？”小护士颇为担忧的问。姬发礼貌假笑：“家里的小猫吃味了。非常感谢你护士小姐，但我已经有专属医生了，你也去忙吧。”

待护士走后，姬发里面掀开被子。缺氧让殷郊双眼迷蒙一层水雾，看起来格外勾人。殷郊

喉咙的细嫩软肉紧紧包裹姬发的柱身，红润双唇抵到殷郊根部，口水失控地从花瓣唇溢出，打湿姬发的耻毛，给殷郊的唇瓣染上一层透亮的水光。

姬发被吸得头皮发麻，一双黑沉的眼睛死死盯着给他深喉的殷郊，爱意汹涌而出。

粗大的肉柱在殷郊的喉管顶出骇人的弧度，殷郊浓密的长睫也湿漉漉的，微微颤动，单纯又淫乱。姬发的阴茎抖得越来越频繁，殷郊娇嫩的口腔恋恋不舍地紧紧含住炙热的肉柱，湿热软肉用力对着马眼一吸，姬发只觉得如坠云雾，浓烈的精柱尽数喷在殷郊嘴里，少许随着他猛然抽出而溅到殷郊眉毛鼻梁上，在殷郊昀丽的脸上滑下淫靡的痕迹。

殷郊把灼热的精液尽数吞咽下去，因吞得有些急还呛咳几声，末了还伸出艳红的舌头舔走唇瓣鼻尖白浊。“唔，病人今天的治疗就到此结束咯。”

姬发拉起殷郊，捧起他的脸深深吻下去，二人唇齿相依，交换饱含爱意的缠绵湿吻。

(TBC)

(作者有屁放：下章殷郊成年，上大肉！前后两张小穴都要被姬发叔叔尽情享用！)

Chapter 4

热……浓烈的热浪席卷殷郊的全身。

今晚本是殷郊的成年生日宴，切完蛋糕后姬发就被生意场上的朋友围上来敬酒，百无聊赖的殷郊随手拿起侍应生托盘上的香槟，只喝了一口的殷郊只觉得四肢发软头晕眼花，再睁眼便是无尽的漆黑。

眼睛被真丝领带蒙住，双手被铐在床头，殷郊以趴伏的姿势被锁在床上，他浑身热得要命，小腹处升腾出火烧般的涨麻。更要命的是两张穴湿润无比，哆嗦着吐露出清液。

“有……有人吗？”殷郊张开嘴，呵出炙热的气息。

“呵……”身后传来一声轻笑，让殷郊被灼烧得晕乎乎的脑袋难得清明。他努力转头，想通过迷蒙的领带看清房间里的人，反而使得身上昂贵的晚礼服松松垮垮，若隐若现得露出大片被烧得粉嫩的肌肤。

“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敢抓我！”镶嵌柔软绒布的手铐随着殷郊的挣扎而发出清脆的撞击声。“我劝你趁我叔叔来之前赶紧放了我，要不然我叔叔不会放过你！”

真可爱——姬发想——像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猫。

不听话的小猫就应该好好被教训，姬发从沙发上起身，他很乐意继续玩这个“陌生人游戏”！

姬发锐利的目光在殷郊身上逡巡一圈，像是巡视领地的野兽，最终落在了殷郊被量身定做的西装裤包裹臀瓣上。

圆润挺翘，像成熟的水蜜桃散发诱人的香气，任君采撷。

趴伏的姿势让两团饱满的臀瓣愈发明显，随着殷郊被情欲折磨的扭动而轻轻晃出臀波，淫荡而不自知。腿心处的黑色布料因湿润而颜色更深，格外引人注目。

姬发舔舔嘴唇，黑沉的目光更加幽深。他哼着歌曲缓步走到床边，解下手表挽起衣袖，准备品尝自己精心准备了十年的饕餮盛宴。

宽大的手掌覆上了那团柔软的臀肉转圈揉搓起来，殷郊像被电到一般微微弹跳一下，又被姬发轻而易举地按下。

“唔……住手！我叔叔会杀了你的！”殷郊咬牙切齿地说着，呼吸急促，毛绒绒的脑袋顶在床头，露出一截脆生生的白皙脖颈。

好可怜，像案板上人为刀俎的鱼。姬发“啧啧”摇头，猛地拽下殷郊的裤子。

“啊啊啊滚开——你妈的别碰我！”殷郊胡乱踢蹬双腿，把床单都弄得褶皱不堪。姬发怕他撞到头，塞了一个枕头过去。昏黄的壁灯下，殷郊两颊潮红，挺秀的鼻尖渗出细密的汗珠，好看的花瓣唇微张着，茫然地吐露半截红舌。

姬发低头舔去殷郊鼻翼上的汗珠，含住软舌啄吻着。殷郊愤恨地回咬一口，淡淡的血锈味在姬发口腔弥漫。

姬发笑着用手指擦掉嘴角的血迹，另一只手剥开殷郊暴露在空气中无助瑟缩的小穴。娇嫩的花穴因中药正源源不断的冒着蜜水。雪团般的臀肉被强硬掰开，粉白的阴蒂直挺挺的凸在外面，姬发低头朝水汪汪的穴心吹了口气，把手指上的血珠涂在了花蒂上。

粉嫩的花蒂沾上鲜血，宛如沁上了丹朱胭脂。

姬发呼吸粗重，指尖顺着水光晶莹的穴瓣往下，落在了被淫液浸润透亮的穴口。殷郊像是误入陷阱的野兽拼命挣扎起来，而姬发的手指随着殷郊的扭动频率更加肆无忌惮的作乱。

粗粝的指尖摩挲几下唇瓣，感受到唇穴如重瓣牡丹般渐次绽开后，便用力探入紧致的穴道中。紧热的花穴湿滑无比，好似主动般含住姬发的手指蠕动。姬发复又伸进一节手指，去起指节磋磨着滑腻的穴腔。

待到淫水越来越多，确定殷郊的处子小穴不会受伤后，姬发便将腰带解开。被压抑半晌的阳物如同一柄长戟，甫一出来就直挺挺的耸立着。姬发单手扶住硬挺的肉茎，拍了拍殷郊溅满淫液的臀部，两团软肉因为常年不见日晒而十分白嫩，被拍了两下就显出浅浅红痕，淫靡无比。

“你……你想干嘛？”早被姬发调教得敏感无比的殷郊自然想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语气中带着无助的颤抖。

“我一定会让我叔叔杀了你——唔啊……”殷郊话音未落，抵在穴口的粗硕肉茎便攻城略地般破开了软嫩的处子穴。

缕缕血丝混杂着淫水从贴契万分的交合处溢出，淡淡的血腥味弥漫开来，刺激得姬发双目赤红。破处的刺激让本就稚嫩的穴肉更加收缩蠕动，吸得姬发的柱身又胀大一圈。

“呜呜呜脏了……郊儿被野男人碰了……”从小被娇生惯养的小少爷此刻正抽抽搭搭的哭着，泪水濡湿领带，娇嫩的冷白肌肤泛上一层粉色。

姬发揉了揉殷郊被撑得透明的穴口，确认里面没有撕裂后，就着滑腻的润水和破处的血热剧烈抽送起来，肌肉紧实的腰腹拍打着雪糯的臀肉，发出清脆的“啪啪”声。

酒精与药物灼烧殷郊的理智，黏腻响亮的水声冲击他的耳膜。视觉的丧失导致别的感官格外敏感，穴心处传来的连绵不断的快感让他整个人都在颤抖。

“唔……啊哈……”甜腻的声音与交合的水声重叠在一起，殷郊不敢想象这样淫荡的声音是从自己嘴里发出来的。但是强烈的快感如潮水般冲刷他的全身，紧滑的穴肉会在粗硕的阴茎抽出时痉挛着收缩挽留，艳红的褶皱会在饱满的龟头冲进来时放松抻平，让柱身进入的更深。

哪怕殷郊不肯承认，他的身体被身上之人完全岔开了，他也慢慢得了趣，饱满的臀肉会随着肉柱的挺伐频率而淫荡的晃动，活像个卖身的下贱婊子。

殷郊前端青白的玉茎在没有任何抚慰的情况下挺立起来，随着高频的撞击而在床单上摩擦着，引发殷郊阵阵的高潮。

“呜呜呜叔叔……对不起……”殷郊颤抖的语调混杂着脆弱的哭腔，他被陌生男人侵犯了，最可耻的是他竟然在侵犯中获得了快感，这让他感觉是对姬发的背叛。

不知道是哪个字眼刺激到了对方，身后之人突然停住动作，俯下身来掰过殷郊的头激烈拥吻着。对方火热的舌撬开殷郊紧闭的牙关，扫过殷郊每一寸口腔。长舌抵住殷郊娇嫩的嗓子眼如同性交般抽插着，整个吻浓情又霸道。

“咔嚓”一声，手铐被解开了，宽厚的大手按住殷郊的手腕，哪怕有软布包裹，金尊玉贵的小少爷白嫩的手腕还是留下两道浅浅的红痕，如同雪地里的落梅。

姬发爱怜般亲了亲殷郊的手腕，以埋在殷郊体内的阴茎为支点，抱着殷郊转了个圈。面对面的姿势让姬发轻而易举地看清殷郊滢白的两腮沁着波红，被泪水濡湿的领带暗了一大

片。

面对面的姿势让姬发禽的更深，他将殷郊纤细的长腿架在肩头，穴肉被美美熨平的快感让殷郊圆润的脚趾蜷缩着。姬发转头含住殷郊小巧的脚趾，舌头顺着青紫血管舔过殷郊的脚背。

殷郊的脚很凉，像刚拆封的雪糕。娇嫩的小脚被姬发舔得水淋淋的，让殷郊的呻吟又高昂几分。本就粗长的阴茎在殷郊的呻吟下变得更加胀硕，紧紧贴合水汪汪的穴口。

姬发放下殷郊的双腿倒在床上，以侧躺的姿势把殷郊揽在怀里。姬发将殷郊的双腿交叠起来，只露出被禽成红洞的穴口。姬发霸道的夹住殷郊的胳膊，双手揉搓着殷郊凸起的乳粒，整个人与殷郊贴合的严丝无缝，再次挺腰插进了软热的花穴。

侧躺的姿势让姬发进入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姬发凭借过人的腰腹力量悍然挺动胯部，次次捣进甬道的最深处，振击着穴心娇软的宫口，将殷郊两只软嫩的桃臀拍击得红肿剔透，汁液横流。

“啊哈……好奇怪……别再顶了……唔好深……”殷郊扭着腰要躲，却被姬发按住动弹不得，藏在穴心深处的宫口在剧烈的撞击下愈发松软，紧闭的宫颈环如小嘴般张开，含羞带怯的吮住马眼。

姬发剥开殷郊汗湿的头发，温柔啄吻着他娇嫩的后颈肉，下半身却一下比一下凶狠。殷郊的宫口含住姬发半个龟头亲吻，最后随着粗硬的肉茎重重一顶，整个子宫都被禽开了，被塞得满满的湿滑娇嫩的子宫壁包裹龟头，快速蠕动按摩着被淫水淋湿的一小截柱身，就连冠状沟都塞满了软肉磋磨着。

宫交的刺激让殷郊头皮发麻，他张着嘴无声呻吟，大量口津无意识的从嘴角滑落。修长的双手死命攥紧床单，抓出几道褶皱。湿滑的穴肉也如同殷郊的双手般攥紧姬发的肉柱，姬发在殷郊的鲍宫抽插几下，殷郊的玉茎就哆嗦着射了，大量白精直冲冲射像殷郊胸膛，姬发用手指刮蹭几下，送进自己嘴里，“宝贝的味道好甜啊！”

射精的快感让殷郊大脑一片空白，恍惚间他好像听到了姬发的声音。他难耐的扭扭身体，撒娇道：“叔叔，唔……好舒服……”

身后人在听到“叔叔”这个称呼后停滞几秒，呼吸变得粗重起来，然后疯了般在湿软的花穴内猛然抽插起来，次次都破开了娇小的子宫。

射精后的殷郊更加敏感，穴肉越绞越紧，姬发咬住殷郊的后脖颈，翕张马眼射了出来。被禽的软烂的鲍宫无法承担这么多精液，大量白浊随着姬发的抽离而争先恐后涌了进来。

殷郊已然在强烈的快感刺激下昏睡过去，指尖还因为精柱的刺激抽搐着，随着姬发的离开而无力垂在床边。姬发扯开蒙住殷郊双眼的领带，亲了亲他泛着湿润潮气的眼睫毛。

穿戴整齐的姬发替殷郊捏好被角，遮住他满身暧昧爱痕。姬发把一株鲜艳的玫瑰放在床头，心情大好的吹着口哨离开了房间。“陌生人游戏”尚未结束，他要回家等着他的宝贝来给他解释这一切。

星辉洒落在殷郊恬静的睡颜上，如今殷郊这朵娇养多年的花终于在他手里开到荼蘼。

（作者有屁放：下一章就是殷郊醒酒后硬着头皮回家，面对生气的叔叔主动掰开后穴，哭唧唧的说“后面还是干净的”！啊哈哈哈哈我这低俗的XP真的没救了！！！）

Chapter 5

太阳正悬当空，殷郊才醒过来。浑身的酸痛和凌乱的床单提醒他昨晚的不堪。他撑起身子，下身流出一股温热的液体。

“靠！”殷郊咒骂一声，那个野男人竟然没给他清洗。

床头摆放一套崭新的衣服，堪堪遮住殷郊浑身斑驳青紫的痕迹，尤其是白嫩的腿心，早已红肿不堪。干涸的精斑糊在艳红的穴口，精水淫液随着殷郊的走动争先恐后地滑落，有的都流到脚腕，让殷郊感觉黏腻难忍。

“别让我知道你是谁，否则我非杀了你不可！”殷郊咬咬牙，拖着沉重酸胀的身体下楼。酒店门口早已等候多时的司机看到殷郊出来连忙打开车门。甫进车门的殷郊就瘫在后座，有气无力地问道：“叔叔在家吗？”

其实殷郊是知道答案的，昨晚他夜不归宿，还被不知道哪个野男人强行破开了小穴。裁剪合体的衣服严丝合缝地裹住殷郊的身体，但是裸露在外的手腕脚腕依稀能看见深红的指印吻痕，昭示着昨晚那场性爱有多激烈。

“怎么办叔叔，郊儿脏了……”殷郊把头埋在膝盖上，低低饮泣。

姬发身穿简易的家居服坐在客厅沙发上，单手靠在沙发椅背上，沉着寒星一般的双眸望向殷郊。

殷郊像中世纪被推上断头台的死囚，艰难地磨蹭前行去接受审判。他温顺地跪坐在沙发边，把头伏在姬发膝头，一张嘴就是颤抖的哭腔。

“呜呜呜叔叔，我……是那个人给我下药了……我……”

姬发摩挲着殷郊脖颈上的红痕，这里昨晚被他又吸又吻，像朵飘落的红茶花镶在殷郊白皙的后颈上。冰冷的泪水打湿他的裤子，殷郊在轻微发抖，仿佛一只做错事害怕被主人抛弃的小狗。

“我有没有跟你说在外面不能喝酒？”姬发抚摸颈后红痕的力道加重一些，殷郊忍不住吃痛，但他无暇顾及，忙不迭的点头。

“第二次了殷郊，这次你竟然让野男人碰了。”殷郊抬头看了一眼姬发，他的叔叔明亮如星子，此刻却蕴满了痛心与不可置信。

“殷郊，你太让我失望了。”一句话让殷郊如遭雷击，他心如刀割，连忙抱住起身欲走的姬发，胡乱摇头说着：“不……不要！叔叔别丢下郊儿，郊儿去洗澡，洗洗就干净了！叔叔求你别不要郊儿。”

姬发抱起殷郊走向浴室，按下恒温智能浴缸的按钮，殷郊连忙爬进浴缸。昂贵的面料吸水后变得半透明，紧紧贴在殷郊身上。两颗粉嫩的乳粒将湿衣顶得凸起，白嫩的肌肤上若隐若现青红的爱痕。

殷郊脱下衣服，环抱住赤裸的身体只在水面上露出小脑袋，他哀求道：“叔叔，别看……”

姬发微不可查的皱眉：“我不看，你能把野男人的脏东西洗干净？还是你想留着野男人的东西怀孕？”殷郊慌忙摇头，他跪起身体背对姬发，颤巍巍伸出手指探进早被玩弄到红肿不堪的小穴。

浴室四面都镶嵌镜子，一切淫靡痕迹都暴露无遗。泛红肿胀的穴口因为紧张还在不停收缩，轻轻松吞进殷郊的指节。殷郊满脸涨红额角生汗，浓稠的白浊混杂在透明的淫水中，随着殷郊的手指而不断往外吐露。

镜子映射姬发嫌恶的表情，殷郊咬咬牙心一沉，朝姬发掰开饱满的雪臀，露出内里紧致娇嫩的后穴。水滴顺着挺阔的臀尖滑落，流经瑟缩的穴口，像滚过荷叶的浑圆露珠。

“唔，叔叔……这里还是干净的……”殷郊偏头望向姬发，语带哀婉。眉梢沁着浅绯，看起来十分可怜。

姬发呼吸沉重，长腿迈进浴缸，对着那口水汪汪的后穴便舔了过去。殷郊两团软绵的臀肉比丝绸还要顺滑，被姬发宽大炙热的手掌揉来揉去，偶尔从指缝中渗出点点白腻的臀肉。

姬发的舌头很烫，舌尖灵巧轻松挑开幽闭的穴心，但强悍的长舌只伸进些许舔一圈肠腔，便伸出来上下拨弄泣露的穴口和娇嫩的腿心。

酥痒与空虚交替折磨殷郊，耳垂肘节腿弯都透着粉。“啊哈——好痒”殷郊难耐的晃晃身体，连带着雪臀都荡起臀波。

“啪——”清脆的巴掌落在乱晃的臀肉上，打出一道红红的掌印。“别乱动！”姬发沉声说道，双手顺势向上抚摸着殷郊浅浅的腰窝。

殷郊双手按住浴缸边，委屈地嘟着嘴，但是再也不敢乱动。饥渴的肠肉蠕动绞拧着，厮磨出腥甜的汁水，都被姬发舌尖一卷吞进腹内。

作乱的宽大手掌趁机握住殷郊前段的玉茎，温热的掌心包住柱身上下撸动，粗粝的指腹扣弄娇嫩的马眼，销魂的滋味让殷郊忍不住扭腰想躲，却被姬发轻而易举地钳制住。

“嗯……舒服……”殷郊仰头呻吟，内心是说不出的愉悦。叔叔没有嫌弃他脏，反而还在细致地帮他舔穴。

姬发一边快速撸动殷郊的玉茎，一边张嘴在殷郊晃动的臀肉上咬了一口。“啊啊啊——”强烈的刺激如同电流般从臀尖直抵脑海，殷郊挺起雪白的软腰，一抽一抽的射了出来。白精射在浴缸边缘，旋即被水流冲走。

姬发啧啧摇头，似在可惜这些腥甜的精水。通过镜子落在殷郊眼里却像姬发要退身离去。殷郊慌忙转身不顾射精后酸软的身体，将姬发按在浴缸中，然后钻进水底含住姬发勃起的粗硕阴茎。

这次口交跟病房里完全不一样，温热的水流充满殷郊的口腔，上涌的浮力让殷郊不得不按在姬发结实的腹肌上稳定身形。殷郊的主动服侍让姬发头皮发麻，流动活水让殷郊的口腔更热，姬发直觉得自己的阴茎像是泡在一汪温泉眼里，既舒服又爽利。

殷郊的短发在水中如油油的水草一般铺开，随着殷郊吸纳吞吐的频率上下招摇。姬发眉心一跳，强忍着射精的冲动把殷郊从浴池里捞了出来。刚出水面的殷郊胸膛剧烈起伏着，水流顺着他姣好的脸庞滑落，殷郊的嘴唇有点红肿，泛起莹润的水光，像果冻一般让人忍不住想咬上一口。

姬发也这样做了，他捧起殷郊的头深深吻住他的双唇，腰一沉破开了殷郊红软的肠穴。

殷郊被顶的腰塌臀翘，脚背崩成流畅的线条，整个人趴在姬发怀里微微发抖。姬发一边啄吻殷郊的脸颊耳垂，一边揉他的腰肢，待殷郊完全放松将整根阴茎都吞进去，便挺起精壮的腰腹狠狠冲撞起来。

浴缸水面被拍打成纷乱的水花，如珍珠跳落玉盘。殷郊肠壁的前列腺给粗棱的冠状沟次次

擦过，磨出清凉的淫液。酥麻的快感让殷郊牙齿都在打颤，脚趾蜷缩着任凭体内雄伟的肉刃反复贯进穿出。

殷郊夹紧穴肉，感受肠壁内肉茎的形状。叔叔就在他身体里，这个感知让他像泡在蜜罐一样。他仰头舔舐着姬发坚毅的下巴，含住姬发凸起的喉结吮吸着。

“喘——”殷郊小猫般的讨好让姬发忍不住发出满足的喟叹，他仿佛化身饥饿的猛兽，红着眼剧烈抽动着。姬发晃动的身躯仿佛一叶扁舟，颠得殷郊上气不接下气。

如同烧红的铁棒一样的肉刃破开湿滑的媚肉，磋磨着嫩红的褶皱。强烈的饱胀感让殷郊舒服得落泪，眼角的小痣被春情沁湿，透出被滋润后的满足。姬发低头用舌尖抵住那粒小痣勾弄，饱满的囊袋拍打着雪白的臀肉。

殷郊整个腰腹处淫靡不堪，热水冲刷他被俞的酸麻的腰腹使得快感更加强烈、二人沉在水里的交合处被姬发的悍猛耸动击打的泡沫横飞，旋即化在水里消散不见。

清亮的水声和“啪啪”的拍击声在浴室里经久不散，殷郊雪糯的肉臀也随着姬发狠命抽捣的动作狂摇不止，如揉碎玉山白云。

“啊舒服……好爽……叔叔再用力些，”殷郊趴在姬发怀里，手指扶住浴缸边，无力舒展握住。软热的穴肉泻出充沛的蜜液，淋在鞭挞肠穴的饱胀龟头上，使得被红肉紧紧包裹的柱身又胀大一圈。凸起的青色血管熨烫蠕动的褶皱，酥麻感让殷郊嘴唇发抖，溢出高昂的呻吟。

“别离开郊儿……唔，郊儿最喜欢叔叔了……”殷郊双目迷离，全身被情欲渡上一层薄粉。姬发心潮荡漾，伴随着“哗哗”的水声将殷郊抱起来。

姬发微曲双膝，凭借强悍过人的腰腹力量把殷郊转了个圈。他抬起殷郊的一条腿卡在胸膛上，另一只手撑起殷郊的腿弯让他的腿下垂。失重感让殷郊惴惴不安，他反手扣着姬发肌肉贲突的手臂稳住身形。

“叔叔放郊儿下来好不好，郊儿好怕……”殷郊慌乱摇头，姬发抽出卡住殷郊腿弯的手，殷郊圆润的脚趾点不到地，落在水面上是一圈圈细微的涟漪。

“好好看看你这个样子，昨晚在那个野男人身下也是这般吗？”姬发别过殷郊的头让他看向镜子。除雾镜面清晰的倒映殷郊满身痕迹：红肿的乳粒有些许破皮，腰腹全是青紫的指印和被撞击的红痕。花唇白皙肥鼓，之前的精斑被热水融化，混着蜜液湿哒哒的滴落。红肿的阴蒂上还有一道掐痕，可见昨晚被摧残的有多狠。

殷郊闭上眼扭头不去看镜中的自己有多淫乱，姬发眼神暗沉。含住殷郊的耳垂说道：“郊儿，把眼睛睁开。”

再睁眼是迷蒙的水雾，殷郊眼里蓄满泪水，泪珠顺着莹白的雪腮簌簌落下。姬发略有迟钝，在想是不是玩得有些过火。可是转念一想如果昨晚如果是别人半途劫走中药的殷郊……虽然这种事不会发生，但是哪怕是想一想都让姬发气血翻涌。

“好好看叔叔是怎么操你的。”姬发沉眉敛眸，肉茎再次破开滑嫩的肠穴，重重拍打着殷郊娇软的穴口。姬发在殷郊的脖颈上一路舔舐，留下密密麻麻的吻痕，下身依旧强悍有力的耸动着。

殷郊睁眼望向镜子，镜中自己白皙平坦的腹部被姬发壮硕的阴茎顶出粗大的轮廓，每次姬发顶入轮廓就会凸起，再随着姬发的撤出而微微消散。平滑的镜面倒映他潮红的脸颊，让他更清晰的看到沉浸在情欲中姬发的样子：

锐利的眉峰被情潮渡上一层柔和的光泽，腰腹发力时叔叔的下颌线会紧绷，整个线条流畅

迷人。高挺的鼻翼会在他夹紧穴肉时溢出炙热的鼻息，喷洒在他的脖颈处。叔叔的额角会渗出汗珠，随着拍打而飞溅。尤其时那双眼眸，深邃幽深，却盛满对他的浓烈的爱眷。

殷郊鼻头一酸，双手扣住姬发的手背：“叔叔，我爱你！郊儿最爱叔叔了！”姬发抬头，看到镜中殷郊满是依恋的神情，他微微一笑，张口咬在了殷郊颈窝昨晚留下的红痕的那处软肉。

殷郊绷紧了腰，酥麻的快感直冲头顶。前段玉茎哆嗦着射了出来。

饱胀的龟头被湿软的嫩肉挤压着，糜红的肠肉不断痉挛，穴心浇出一道道暖融融的汁水，直爽的姬发马眼翕张，“噗噗”射了出来。被内射的殷郊无比熨帖，眼尾都染上了绯红，眸底更是蕴起湿意。他靠在姬发怀里，沉浸在高潮的余韵中细细喘息。

姬发放下殷郊的腿，把殷郊放在盥洗台上，俯首舔干净殷郊湿滑白皙的腹部簇积的白精。“宝贝的味道好甜啊！”姬发含住殷郊的精液，捧起殷郊的脸拥吻着。

熟悉的话语勾起殷郊的回忆，他瞪大眼睛不可思议地望向姬发：“昨晚是……是你？”殷郊浑身颤抖，用力推开姬发。强大的反作用力让殷郊也跌倒在地。

“郊儿我……”姬发想将殷郊抱起来，却被殷郊挥舞双手躲开。浓稠的白精从殷郊穴口流出，但殷郊无暇顾及。他胡乱的卷起浴巾，哭着跑出了浴室。

姬发望着殷郊越跑越远的身影，恨不得抬手给自己一巴掌。好像……玩脱了……

(tbc)

(作者有屁放1.0：文中的“脏”“野男人”只是作者为了满足自己低俗的xp而设定的，与美好的发郊无关。姬发没有处子情节殷郊也不是清朝僵尸，一切ooc属于低俗的我，美好属于小情侣。作者本人同样没有处子情节也不宣扬处子情节！！！)

(作者有屁放2.0：姬发叔叔彻底玩脱了，下一章两级反转，负荆请罪的姬发叔叔被殷郊调教。郊：不许动，只能看着我玩玩具。一想到这就兴奋的搓手手~)

Chapter 6

Chapter Summary

有殷郊捆绑姬发，用鞭子抽的剧情，接受不了的请看到这里及时滑走关闭。如有冒犯深表歉意！

殷郊姬发成了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这得“归功于”姬发叔叔上次的浴室掉马。从那以后殷郊就开启了对姬发的单方面冷战。坐车从学校回来的路上一言不发，吃完饭就躲进房间里，不给姬发一个眼神。

家里气氛冷得像极地终年覆盖的冰，低气压也吹到了公司。员工们都能感受他们的总裁近来心情不虞，见面了都恨不得把头垂进地里。

格斗俱乐部的负一层，姬发穿一件运动背心，头发箍在抹额里，正一拳一拳砸着不倒翁沙袋，沉闷的回响在空旷冰冷的格斗场久久回荡。留在抹额外的细黑碎发被汗水打湿，随姬发的出拳飞溅几滴汗珠。

“被郊少爷赶出房门也不至于拿沙袋出气吧。”黄飞虎从门口进来，带着揶揄的笑。姬发抬头看了黄飞虎一眼，锐利的眉峰皱起一个不悦的弧度。

“好了不跟你开玩笑，前段时间绑架郊少爷的幕后元凶抓到了。”黄飞虎见姬发周身气压低沉，也不敢惹怒姬发，连忙将正式相告。

一群黑衣保镖把一个戴黑头套的人压进来，当姬发看清解下头套的人时，黑沉的眼眸中闪过浓重的杀气与兴奋，如同猎豹看到睽违已久的猎物。

“原来是你。”被抓之人是殷商集团的财务总监余化，早年曾在中美洲随殷寿出生入死。姬发接手殷商后慢慢布局产业洗白，后来发现余化通过海外小岛多次空手套白狼。姬发立马冻结了余化的账户并把他扫地出门。没想到走投无路的余化竟然趁姬发外出肃清叛徒时买凶绑架了殷郊。

姬发倚在擂台绳索栏杆处，拧开一瓶水仰头喝着。姬发身姿修长，露在外面的肌肉结实匀称，即便是廉价的灰色背心穿在他身上也显得矜贵无比。

擂台中央天花板是一个巨大的吊灯，灯光炫目明亮，投在姬发沾水的指尖折射绚彩微光。姬发朝余化勾勾手：“听说你年轻时也是练家子。要是你能在擂台上打赢我，我就放你一马。”

余化把手指捏得咯吱作响，咬牙爬上擂台。他出拳如风直奔姬发面门，却被姬发轻松侧身躲过，随即一个上勾拳打得余化牙齿飞落。余化吐出口中血沫，大吼一声腾跃而起，姬发一个高抬腿将其KO在地。

姬发一脚踩在余华胸膛上，用牙咬住缠在手上的绷带，缓缓解开，偏头目光森森得盯着余化。

黄飞虎识趣的背过身，用手捂住了耳朵。直到哀嚎声渐息，黄飞虎才耸耸肩跳上擂台。

擂台上的余华宛如一滩肉泥，身体已奇异的姿势扭曲着，呛着白沫鲜血倒流满他整张脸。姬发抽出一根细长的香烟，指骨淌下的鲜血润湿灰白的烟卷，姬发打了好几次火才点着。

姬发仰头，吐出几个烟圈：“把他送到崇侯虎那里喂他新买的西伯利亚虎，顺便告诉他，管好自己的儿子，离殷郊远一点。”

回到家后殷郊早已吃完饭猫回了房间里，姬发捧一束玫瑰站在殷郊房间外，高挺的鼻尖几乎贴在了门上，“郊儿，叔叔错了，你别生气了，把门打开好不好。”语气活像诱骗小白兔开门的大灰狼。

门纹丝不动，里面传来窸窣窸窣的声音。姬发按捺心中狂躁的野兽，打开手机调出了殷郊房里的监控。

监控中的殷郊穿着姬发的白衬衫，不合身的衣服堪堪到腿根，纯棉的白内裤包裹他浑圆挺翘的屁股。殷郊跪在床上，正若有所思盯着床头一个大箱子。

就在姬发要用备份钥匙时，门却突然开了。殷郊房内只开了一盏橙黄的壁灯，夜色深幽里殷郊双眼漾着明亮的笑意：“叔叔，你快进来吧。”

“叔叔，你说你做错了，那你是不是应该对我道歉呢？”

“叔叔就是来跟你道歉的，原谅叔叔好吗？”

“想要我原谅你也不是不可以，但你今晚必须都听我的。”殷郊狡黠一下，看到姬发点头后立马沉声说道：“来床上，跪好了！”

姬发眉峰一挑，但还是十分听话跪在床上。只听一阵清脆的声响，殷郊从箱子里拿出一条细长的银制身体链。

姬发身穿熨贴的西装，此刻身体链紧紧绑在他身上，凸显出黑丝绸衬衫下贲突的肌肉，双手被缚在背后。修长的大腿跪在床上，像一张紧绷的流畅的弓。

“宝贝你帮我绑起来做什么？”壁灯投在姬发身上是逆光，衬得他一双狭长的眼睛幽深如潭。

“做什么？当然是让你眼睁睁看着我，玩、自、己、啊，姬发叔叔~”殷郊交叠拍手，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杰作。他故意挪得远离姬发，从箱子里拿出一个粉色椭圆柱状的跳蛋。

——都是崇应彪送的。下午崇应彪打电话过来，咬牙切齿地说他被他爹关禁闭了，请殷郊无论如何都要好好享受这一箱玩具。

殷郊瞪了姬发一眼，警告他不许乱动，然后把枕头堆在床头。他靠在床头正对着姬发岔开腿，把跳蛋隔着内裤放在花穴口处，按下了开关。

跳蛋的嗡嗡声在寂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殷郊单手挑起跳蛋尾部的线圈，上下滑动着，仰起头，吐出一小截舌尖，享受着穴口微微的酥麻。

纯棉的白内裤被外突的花唇撑起微鼓的弧度，每次跳蛋上拉时磨过阴蒂下方都会传来一阵尖锐的刺麻。隔靴搔痒的感觉让殷郊感官更加敏感，不多时内裤就被骚甜的蜜水打湿，洇出一块深色的水渍。

“嗯.....”殷郊闭上眼睛，泻出一丝蜜糖般甜腻的呻吟，鸦羽般纤密的睫毛轻颤。姬发吸吸鼻子，眸色深沉的死死盯住殷郊水色越漫越深的腿心。

已经被姬发粗硬阴茎开拓过花穴怎么会满足隔着内裤嗡动的跳蛋，殷郊揉揉头发，随手把跳蛋一扔。仍在震动的跳蛋陷入柔软的床铺，响声沉闷。

殷郊翻翻箱子，又拿出一个肉壶状的硅胶玩具和一对乳夹。殷郊躺在床上，抬腿脱下湿腻

的内裤，吸满蜜液的内裤与腿心抽离，拉出黏腻细长的水丝。下滑的身体让殷郊离姬发更近，内裤被扔下床时甚至还有点滴淫水溅在姬发脸上。

姬发用舌尖勾走脸上下坠的蜜液，舌头在口腔里转动一圈，像是在细细品尝殷郊的血肉。

失去内裤的包裹，殷郊整个腿心都一览无遗。青白的玉茎早已翘起，红湿肥厚的花唇外翻，像沾了晨露的海棠，格外淫媚勾人。红珍珠般的阴蒂突在空气中，冒着丝缕热气。

肉壶玩具有上下两头，一头是内陷的小口，另一头有一条露在外面的粉色舌头。殷郊把用葱白的手指分开两片充血的花唇，对着姬发挑眉：“想要摸一摸吗，姬发叔叔？”

“叔叔”两个字被殷郊咬得很重，还带有微微上扬的尾音。姬发抿抿嘴唇，眼睛瞬间爬满猩红的血丝。殷郊颇为自得地看着姬发失态，下一秒就把肉壶的小口对准阴蒂，打开了开关。

小嘴严丝合缝卡住阴蒂，高频震动带来的灭顶快感迅速席卷殷郊全身。殷郊藏在宽松衬衫下的腰肢随着高潮的侵袭而越抬越高，两团雪一般白嫩的臀肉抖动出诱人的臀波。

殷郊一边扭腰呻吟一边解开衬衫纽扣，双手转圈揉搓挤压自己两个乳粒。两颗嫣红的乳粒在殷郊葱白的指尖逐渐变大变圆，像两颗莹润的茱萸。

饱满的胸部似乎想要更多，殷郊转头看到孤零零躺在一边的乳夹，眼珠一转把乳夹拿了起来。乳夹是纯金打造，做成蝴蝶展翼的模样。纤薄的蝶翼嵌满红宝石，两粒乳夹还用一条细长的金链子串联起来。殷郊把两粒乳夹分别夹在乳头上，微凉的触感忍不住让殷郊发出高昂的喟叹。

“啊哈——好舒服……”蝶翼随殷郊高潮的抖动而张合，红宝石折射细碎的光，衬着殷郊白滑如脂的胸膛，勾得姬发胀得生疼，龟头都渗出点点腺液。

殷郊翻身用手臂支撑身体跪在床上，高高撅起的屁股对准姬发。腥甜的情液味道萦绕在姬发鼻翼。在姬发的视线里，殷郊汨汨流水的花唇缝和颤抖的乳夹金链。

姬发喉结滚动，像塞壬般引诱殷郊：“郊儿，让叔叔给你舔一舔，好不好？”

殷郊转头，眼波流转，眼尾一抹绯红如勾人摄魄的妖精。殷郊伸手从花唇口抹了一指蜜液，故意张开嘴，红嫩小舌卷动吸吮舔舐被淫水沁得水光油亮的手指。另一只手倒转花壶，把有硅胶舌头的一侧对准自己兀自翕张的穴口。

“它能舔，姬发叔叔舔不到哦~”

硅胶舌头震动出残影，舔得殷郊腿心水液飞溅。殷郊浑身渡上一层薄粉，圆润的脚趾蜷缩着，呻吟声一浪高过一浪。

姬发低头，伸出舌头舔了舔殷郊汗涔涔的粉白足心。

“唔嗯——”殷郊长吟一声，整个人无力瘫倒在床上，硅胶舌头被挤进穴腔，转圈舔舐着褶皱绵密的穴肉，紧热红肉蠕动挤压出淫水。

殷郊努力用手臂撑起身体，他抽出花壶玩具，层层叠叠的嫩肉似乎不舍硅胶舌头的离开，痉挛般抽搐着，潮喷出一股接一股清亮的情液，点点喷在姬发的头发、衬衫、裤子上。

姬发勒在裤子的凶器鼓囊一团，黑色的裤子早已被洇湿，分不清是姬发的腺液还是殷郊的蜜水。待殷郊从潮吹的高潮中平复呼吸，他解开姬发的身体链转而把他伸展手臂绑在床头，然后抬脚把他的姬发叔叔踹倒在床上。

殷郊的脚小而白，镀着一层汗湿的水光。圆润的脚趾狠狠在姬发囊袋上碾磨，让殷郊原本就勃起的殷郊更加粗胀姬发。殷郊用灵活的脚趾解开姬发的裤子，流畅的足心上下滑动，一点点褪下了姬发的裤子。

世上最严重的刑法莫过于此，姬发只觉得殷郊湿热的足心像一团软绵的云，上下磋磨着他的肉柱，饱满的囊袋好几次在殷郊的脚底收缩着想射精，都被姬发咬牙忍了下来。

殷郊从箱子里拿出一根细长的皮鞭。皮鞭约有三分之二是僵硬的棍状物，只有头部是柔软的鞭子。这样的鞭子打人不疼，却能留下更扎眼的痕迹。

鞭子在空气中甩了三甩，声音清脆尖锐。殷郊用皮鞭沿着姬发的脚腕缓缓向上，最后停在了姬发的腿心。

“啪——”一声清脆的打击肉体的声音传来，姬发仰起头，装模作样啊啊呼痛。殷郊眉心一跳，立马低头检查姬发的腿心，见只有细长的红痕而没肿后才放下心来。

皮鞭上下扫弄姬发青筋凸起的柱身，来回撩拨紫胀的龟头。“啪——”又是一声脆响，鞭子直接打在了姬发脆弱的龟头上。马眼翕张几下，颤巍巍吐出一小白浊。

“啪啪啪”几声紧凑的鞭响，坚硬的棱沟，饱满的囊袋，粗硕的柱身以及敏感的会阴都被殷郊从鞭子抽了几下。姬发闭上眼睛，张着嘴发出满足的喟叹。

“唔宝贝，仔细手疼。”姬发额角渗出几滴汗珠，滑过他锋利的眉骨，流经他黑沉深邃的眼睛。那双眼睛似蕴积风暴的深海，占有欲浓的几乎要将殷郊溺死。

“啪——”最后一鞭落在姬发脸上，姬发俊毅的脸庞立马浮上一道纤细的红痕，似刀锋划出的血痕。姬发精壮的腰一挺，大量白精喷涌而出，些许落在殷郊伶仃的玉足上。

就在殷郊低头磨蹭床单想把姬发灼热的精液蹭掉时，他突然感到头顶有一道笼罩全身的阴影。

姬发不知何时早已挣脱束缚，逆着光殷郊看不清姬发的表情，但姬发醇酒般的嗓音在静谧的夜色中各位低厚：

“夜还很长，宝贝让叔叔亲自赎罪好不好……”

（作者有屁放：鞭子打在身上不疼不疼真不疼，我不写痛肉，一切都是为了情趣！！！）

Chapter 7

(一)

殷郊正在厨房做饭，这几天姬发工作特别忙，殷郊特意在网上学了一手煲排骨汤给叔叔补补身体。

就在殷郊跟着手机教程切胡萝卜时，崇应彪的信息冒出来了：“我还在家关禁闭呢，你竟然就这样原谅了姬发？”

殷郊脑海中突然冒出来一个画面：朕就这样原谅了姬贵妃，是不是太骄纵他了？想罢，自己都忍不住低下头吃吃笑了起来。

一个温热宽厚的胸膛从背后环住了殷郊，姬发把下巴垫在殷郊肩窝问道：“想什么呢笑成这样？”

殷郊惊喜转头：“叔叔，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焯水排骨的锅咕噜噜冒着，姬发望向“全服武装”的殷郊，暗红的围裙勾勒他纤细的腰身，宽松纯棉家居服包裹殷郊圆挺饱满的屁股。殷郊就像颗藏在包装纸里的糖果，纯情又诱人。

“投资的那部电视剧除了男主角都谈好了，所以提前回来了。”源源不断的热意从二人贴合处涌现，姬发顶顶跨，俯身在殷郊耳边说道：“郊儿，叔叔饿了……”

“啊？那怎么办呀，排骨汤至少还得煲两个小时呢！冰箱有面包要不叔叔你先垫垫肚子。”殷郊想挣脱姬发的怀抱去冰箱拿面包，却被姬发死死箍在怀里。一只灵巧的手轻松解开殷郊睡裤的扣子，灰色的裤子滑到地上，露出一双笔直光洁的长腿。

殷郊叹息一声，看来朕真的是太骄纵姬贵妃了。

姬发解开围裙把殷郊的衣服都脱了下来，然后又恶劣的将围裙重新系了上去。殷郊整个人就像个剥了壳的鸡蛋，只一根细带子系在殷郊腰上，暗红的围裙越发衬得殷郊皮肤光滑白皙。

姬发低下头，含住殷郊白里透粉的耳垂吸了吸，感受到殷郊不受控的颤抖一下，随即将殷郊的一条腿架起来放在中岛台上，姬发整个人覆在殷郊身上，温热灵巧的舌头对着殷郊光洁的背就舔了上去。

殷郊的蝴蝶骨轻盈灵动，微微凸起，像展翅欲飞的水鸟。姬发的舌头自上而下舔舐殷郊的蝶骨，留下两道暧昧清亮的水痕。姬发边舔边亲，在殷郊后背上留下一个个交错重叠的吻痕。长舌顺着脊骨向下，勾起殷郊小巧细润的腰窝转圈舔着。“呜啊……别……”殷郊难耐的扭扭腰，蹭的姬发膨胀的下身又胀大几分。

“啪——”一记响亮的巴掌打在殷郊浑圆的小屁股上，雪团般饱满白皙的臀肉立马浮现一个清晰的红掌印。“呜呜呜叔叔，别打了……”殷郊泪汪汪的转头，眼神委屈又哀求。

姬发揉揉殷郊泛粉的臀尖，又加大力度肆意揉搓起来。大量白腻的臀肉从姬发指缝中溢出，饱满的小屁股被姬发宽厚的手掌揉搓出翻涌的臀波。殷郊再不敢乱动，用手臂垫着头任由姬发对着自己的屁股又亲又啃。

被打屁股的疼痛消失后，旋即转而细细酥麻。花穴瑟缩几下，花蕊吐艳般渗出几缕淫水，落在地板上拉起淫靡的长丝。中岛台冰冷的黑色大理石挤压殷郊丰腴的嫩乳，凸起的乳粒都将暗红围裙撑起两个小点。

姬发搂着殷郊的腰把他抱在怀里，胸膛紧贴后背，一双大手托起殷郊圆挺的乳头，大力揉捏着。这些日子在姬发不停的“灌溉”下，殷郊的乳房跟二次发育般，变得又大又圆，原本不盈一握的乳球如今都快一只手包不过来了。

依旧穿戴严实的姬发挺腰蹭着殷郊水汪汪的穴口，手掌抓握殷郊沉甸甸的乳球，揉圆搓扁挤压成各种形状。粗粝的拇指按住乳粒，指甲盖抠弄微张的乳首。殷郊的乳晕又红又大，覆在白雪一般的娇乳上，宛如雪地落梅。姬发将殷郊激凸的乳粒死命往下一按，惹得殷郊仰头高声呻吟。

“啊哈……松开……唔……求，求叔叔”

“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不下奶？”姬发趁势将殷郊转个圈，含住殷郊的乳首狠命一吸。

电流般的快感从殷郊的胸口四散开，他花穴汨汨流出淫液，疯狂摆头呜呜哭泣：“没奶……呜呜郊儿没奶，啊啊啊叔叔饶了郊儿。”

“那叔叔渴了怎么办？”姬发抬起头舔舔嘴唇，“郊儿用下面喷出来，给叔叔解解渴好不好？”

待到殷郊点头，姬发托起殷郊的屁股把他抱上中岛台，分开殷郊笔直的双腿露出腿心嫣红湿润的花穴，低头吻上了那汪水漉的穴眼。

嘴唇含住两片柔软腻滑的唇肉吸吮着，舌头对着肥满穴心的那条窄缝自下而上一舔，便舔出一股骚热的淫水。“呜不……啊嗯……”殷郊微微一震，鼻腔溢出一丝带有泣音的呻吟。

姬发高挺的鼻尖抵住殷郊外突的阴蒂，湿滑的舌头探进红肉微绽的穴心里，一边摆头碾磨敏感的蒂珠，一边伸缩舌头模拟性交的动作舔弄湿热的穴肉。殷郊腿心紧绷，死命绞动灵活的舌头。

“嗯啊——停……不、喷了……郊儿喷了……呜呜……”大量淫水疯狂从穴心喷涌而出，浇了姬发满脸。殷郊瞪大双眼，无力支撑的双腿抽搐着下滑。尖锐的潮吹快感犹如濒死般侵蚀殷郊，他双手胡乱揪住姬发的头发想把姬发推开，反而被压制得不能动弹分毫。

姬发一边大力吞咽殷郊潮喷的蜜液，一边加大力度狠重按压殷郊充血的阴蒂。花穴与阴蒂的双重快感使得殷郊整个人像案板上的鱼，抖着腰越抬越高。穴口疯狂翕张，脑海眼前全是白花花星点。

待到殷郊喷出的淫液都被姬发吞入腹中，姬发才呼吸粗重的起身。他整张英俊冷毅的脸都染上一层水光，姬发抽了一张厨房纸巾擦擦脸，对着殷郊痴态情憨的脸狠狠亲了上去。

“郊儿真乖，喷的又快又多。”姬发转身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矿泉水，怕水太凉先自己喝了一口，才俯身哺给了殷郊。“郊儿喝点水，要不然待会遭不住。”

良久才堪堪回神的殷郊双手攀着姬发的脖子，一点点将叔叔嘴里的水喝了下去，唇齿相依间，水声暧昧又粘稠。

就着姬发的嘴喝了近半瓶的水，殷郊才从汹涌的情潮中得到缓解。殷郊闭眼躺在中岛台上，系在脖子上的围裙的带子早就松开了，半边围裙滑落，坠在殷郊饱满的乳房上，露出大半个满是吻痕的圆润肩头。

姬发正伸出二指在殷郊紧热的后穴开拓，殷郊闭着眼，随着姬发手指的顶弄而哼哼唧唧扭腰，暗红围裙伴随殷郊扭腰滑上滑下，娇红的乳粒时而冒头时而躲进围裙，直看得姬发眼热。

感受到一个冰冷的物体抵在自己翕张的花穴口，殷郊抬头一看，姬发正拿着根胡萝卜一脸坏笑，“郊儿，自己拿胡萝卜玩小花穴好不好，叔叔来满足你后面。”胡萝卜还带有清晰过

后的晶莹水珠，尾部坠有两片青绿的叶子，殷郊咬唇缓缓将胡萝卜推进花穴，心想朕真的是太骄纵姬贵妃了。

殷郊跪在中岛台上，一手撑起身体，一手推动花穴里的胡萝卜。姬发立在台侧，微微沉腰破开了殷郊紧窒湿热的肠穴。

前细后粗的胡萝卜轻而易举地进入潮喷后湿润的花穴，粗糙不平的表面转圈碾压艳红的褶皱，卡在穴口的绿叶愈发衬得殷郊的花穴口媚红诱人。

姬发抓住殷郊两团腻白的臀肉，用力挺胯禽干，粗长的阴茎在殷郊青涩嫣红的肠穴飞快进出，抽带出细滑的糜艳肠肉，硬硕的龟头次次都用力碾过肠壁上的前列腺，将透亮的肠液插的四散飞溅。

蓄满精液的饱胀囊带捣的殷郊臀尖白里透红，像一个熟透的水蜜桃。啪啪作响声回荡在厨房，夹带着殷郊甜腻的呻吟。

“啊哈……唔……好舒服……”殷郊被禽的眼尾泛红，扶住胡萝卜的手紧随姬发操弄的频率在花穴进进出出。快感从被顶得发麻的骚点源源不断向四肢百骸传送，殷郊手指酸软，浑身颤抖不止，好几次都握不住胡萝卜，险些滑出来。

殷郊握住胡萝卜用力往里一顶，尖细的萝卜尖抵在软嫩的子宫口，微微破开少许。濒死般的快感让殷郊腿心的玉茎胀得通红，哆嗦着射出一股稀薄的精水，稀疏射在围裙上。

“啊啊啊顶到了……好酸好麻……呜呜呜不要胡萝卜，嗯啊……要叔叔……”殷郊仰头发出一声哀吟，十分委屈。

姬发双目赤红，粗喘着加大操弄的力气，抻平殷郊肠穴密红肉褶，上翘的龟头狠狠擦过凸起的前列腺。“乖郊儿，叔叔在，呼……乖宝别哭，叔叔这就射给你……”

紧致的肠穴受不了高潮的冲刷，痉挛般疯狂绞紧，死死箍着姬发饱胀的肉柱。姬发握住殷郊酸软的手抽插花穴里的胡萝卜，吻着殷郊盛满汗水的腰窝，囊带一阵急速收缩抖动，射了出来。

强悍的精柱喷射在糜红软烂的肠肉上，糊满一层厚重的白浆。围裙彻底滑落开来，铺在殷郊身下，像朵艳丽花儿般托起殷郊。

高潮多次的殷郊无力躺在围裙上，整个人都在细细发抖。大量粘稠白精从殷郊红洞般湿亮的穴眼涌出，一股股吐露在围裙上。

姬发抱起昏昏欲睡的殷郊去浴室清洗，在殷郊彻底睡过去前，他托起殷郊的后脑说道：“郊儿来当叔叔投资的电视剧的男主角好不好？”

“嗯？好……”殷郊嘟囔一声，头一歪睡了过去。睡着的殷郊恬静中带有一丝娇气，他还不知道他的好叔叔给他挖了一个多大的坑。

(tbc)

(作者有屁放：下章姬发叔叔就要带着郊郊玩角色扮演了，包括但不限于——娇气少爷的赘婿、被学神堵在厕所隔间猛禽的校霸、去勤工俭学被当成人体的穷苦大学生……超小声：这些都是点梗哦~)